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三目錄

蕭穎士二

爲李中丞作與號王書

與崔中書圓書

爲邵翼作上張兵部書

重答李清河書

贈韋司業書

與從弟評事書

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陪李採訪泛舟蓬池宴李文部序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蓬池禊飲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三

蕭穎士二

爲李中丞作與虢王書

某還奉問垂示報魯郡克捷官軍乘勝進取東平捧對三  
復實深兼慰逋醜稽誅遂淹氣序芟夷濟濮陵虐洙泗雖  
遊魂送死所當翦滅而命師授律必俟英威四郎挺雄烈  
之姿荷專征之任允文允武終古罕儔惟親惟賢方今莫  
二故能將士憤發忠勇爭先遺孽殄殪隻輪不反俾彼危  
城蔚爲強鎮必將長驅許下席卷浚郊解滑臺之圍刷襄

邑之恥在是行矣此皆明大夫善任才而抑軍將之能用  
命也豈徒咫尺汶陽而久勞其師旅哉遲企大捷預寬憂  
負天氣漸寒伏惟尊體動止康勝卽日蒙免末由拜覲增  
以勤係所調兵糧事資軍國唯力是視曷敢差池謹遣江  
陽令杜萬往諮稟

與崔中書圓書

違奉累月伏增馳結首冬漸寒伏惟相公尊體動止康裕  
敬想表妹珍儀外甥休慰時事孔棘出於慮外京邑傾淪  
主上遷播率土臣子銜涕痛心相公應期降德康濟危難

保翊聖躬又安社稷勲踰曩昔道貫前修海隅蒼生孰不  
幸甚況在舊故榮庇特深某自中州隔越流播漢陰遂至  
江左淮南節度使召掌書記兼補此官羈窘之辰幸忝俸  
祿然任翰墨罕參籌議徒懷所見莫獲申述竊惟二京未  
復氛氛方熾靈武太原雖稱官軍甚盛而兩河南北無月  
不遭寇禍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鄆城相繼失守靈昌潁川  
皆累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汝南近又奔潰虢王之鎮河  
南亦有政刑而百城僅乏兵力未振河北自六月不聞克  
捷井陘路亦云未通河東絳郡復傳先陷淮南山北境內

賊壘戶寡人貧徵促弊竭眾心危懼莫有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南兩道耳楚越之地重山積阻江湖浩漫樂興永嘉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境瀕巨海自古平日常備不虞中原或擾不無盜賊爲患固宜察其要害增以兵力擢文武良材以鎮捍之先奉七月十五日敕盛王當牧淮海累遣迎候尚仍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胄茂德平時良守清靜臨人貪暴斂迹雖古龔黃召杜之化無以先之然與今時經略頗不甚稱所莅謹守科條愛惜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徵兵二萬已謂之勞人將卒不相統攝兵士未嘗

訓練淮左江東三十餘郡無一良二千石豈惟不才乃皆  
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間敗衄略難勝述比者吳郡晉陵江  
東海陵諸界已有草竊屯聚保於洲島剽掠村浦爲害日  
滋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卽就鎮求選博通宏略之士以輔  
佐之特許不計階次超拔才雄以居將守倘一朝勅寇南  
侵陵蹈淮涖衝要關繕完之備甲兵無抗擊之利江海餘  
孽因而嘯聚則長江之南亦從此而大潰矣復何觀釁虜  
庭指日清蕩哉某雖不敏嘗覽舊史見古今成敗之策江  
山險易之勢多矣忝職幕賓言不見錄長宵歎息不覺飲



淚方思虞詡之任朝歌見疑守將古今一也幸他日風塵  
早辱惠愛今雖卑賤禮數懸絕仰惟無大故則不棄之義  
或當未賜踈擲耳銜憤萬里遠陳短見亦惟相公留聽無  
忽尚書房公門下崔公往不自意並陳盛德一顧之末然  
若非相公爲小人貧賤之交不敢輒申狂簡輕冒抵觸書  
不云乎三后叶心同底於道亦何必人人別疏哉在相公  
言之耳親弟某乙久在巡內或垂記識自多故以來信問  
阻絕酸心痛骨未期一見時維以小人承舊愛之故惠提  
獎之私非所敢望如或假以公乘使江淮獲一親集死生

骨肉不勝幸甚末由拜賀無任下情謹因賀赦使附狀不  
宣蕭某頓首

爲邵翼作上張兵部書

月日應武藝超絕舉某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某汝穎儒  
家子先人以文至尚書郎今僕不肖持七尺之軀蹶張角  
力爲褻衣者所不見禮猶復決短策希餘光願以羸庇之  
形忽微之氣三寸之舌百金之義一朝而委諸執事將納  
之耶拒之耶嗚呼苟或拒之士亦未易知也試爲執事言  
之僕幼聞禮經長習篇翰多舉大略不求微旨且尤好史

臣之言自秦漢迄於周隋馳乎千餘載間天人祕理軍國  
奇畫皆耳剽其論而爲文未嘗不喜潤色求官迺拙莫能  
進取顧人事所先則天資所闕雖欲從士大夫之後高談  
抵掌取當代名其不可得也審矣然每讀太史公書竊慕  
穰苴樂生之高義常願一寘戎車之殿指麾部分爲天子  
干城近臣不知明主未識徒欲奮決孰爲引致嗟乎使古  
之二子復與僕同時於今雖有敗晉強燕之謀亦不能自  
達也明矣所謂論干戈於揖讓之代則悖者信哉是以偃  
僂其形慚沮其色與披堅執銳之伍以馳逐擊刺爲容雖

欲恥之其可得已侍郎亦不可謂僕無學而輕之今聖主  
居安慮危有備無患以侍郎爲深寄故專任簡稽之司豈  
不欲旁求爪牙式遏寇虐故將七擒是擇寧止百中爲奇  
則孫子之謀長於滅竈杜侯之力曾不跨鞍蓋古之有善  
陣不戰者未聞以投石拔棘爲全軍也侍郎懋哀之後爲  
善是學朝稱偉才物飽宏議固當繼韋平之業爲社稷之  
臣使小人得馳驅下風計畫見用比蕭何韓信之事顧不  
美乎侍郎必不以僕爲狂使待罪末品參一旅之長受偏  
師之任羽書狎至烽火交馳察以時候占其氣物標利害

之形相山澤之險乍聚乍散一陰一陽颺馳雷動千變萬  
化使兵不血刃勢如川決與夫搴一旗斬一卒崎嶇行陣  
之末以徼賞求名者何其遠歟如或人非廢言事有可驗  
又得出疆場之外奉咫尺之書因宐料敵隨事制變使千  
古忠臣之節凜然復存則蘇武虜中尚能齧雪傳生幕下  
必斬樓蘭此亦一奇也侍郎又不可謂僕大言而疑之以  
侍郎有卓立傑出之姿虛心待士貴不驕物故小人越上  
下之分持得失之端私布之於侍郎期不以眾人見遇也  
侍郎用僕亦今日否亦今日屈伸待命惟所進退某再拜

重答李清河書

某白臨清傳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旣披緘慰慘交集  
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未祔  
將事啟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狀遺本  
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遘埋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  
永酷幽冥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之近賚錢二  
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則不腆之作刊  
就有期旣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  
知燕王無以矜其市骨魏妾不獨申其結草矣辭奉日遠

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某再拜

贈韋司業書

月日潁川男子蕭穎士敢復書於京兆韋夫子足下嗟乎  
事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有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其  
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  
而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情也難進爲志士之節知  
音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道不磷於進取之幾交  
可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  
來也必審於幾其去也必揆於分鳥能擇木木不能擇鳥

離合是非之迹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以怯乃足下之所  
以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不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  
累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絕不再也泳然不謁幸不怪乎  
僕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  
一昨遇謝官乃不知門下省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  
事相對豈輕於進退者耶而願託淡期積有年矣幼小日  
曾竊窺足下所著兩京新記長來追思實爲善作人所知  
殷晉亟接清言僕幸因之飽於餘論思心諫遲疑以日爲  
年頃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與都省之間昧然



一謁足下亦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爲輕於造詣者也僕往時之舉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固求而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人言僕造其門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東京參後迨茲遽承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宴席貴壻徐子舊所交歡豈不足假延譽於門庭披舊積於心腑耶何曩之不能往也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仰惟足下旁求百氏獨步當朝抑揚鑒戒時難與擬自甫登清貫垂二十年更事旣多閱人不少尚能紆迴雅慮辱在小人慙

懃懇懇至於數四何其異也方今運偶休命賢才至眾龍  
門之下躍鱗所萃豈復吹噓眄睐之地尚微一蕭茂挺乎  
雖足下惠顧轉淡而僕愈自疑也未知足下設何禮以接  
之竊觀今之文人雅操大缺內不能自強於已外有以求  
譽於時籛條闕茸人望口氣謂其高位必以援登芳聲要  
以用致而當路者旣不能人人有許郭之見亦因依左右  
惑而容之由斯而達十倍八九翕翕闐闐而忘返致令待  
士者不能備其禮懷才者無以表其誠混淆委翳良足歎  
也亦知足下爰自諸生早云峻拔策名從仕清標有素世

所希也而時事共然頽風一扇詎知來者有貞純之士得無繫累於流俗乎僕褊介自持麤疎浸久平生峻節未嘗屈下恐足下尚以爲風塵之士名位不侔行言致迕音容便阻則麋鹿雖微欲服之轅軛且必異於騏驥矣挺而走險何公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此所謂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也足下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寵駕時賢俯仰周旋故已在雲霄之上而僕汝穎之間一後生耳不知足下何從而見訪耶高命驟臨怪歎無寘竊爲重之忽記往年奉詣時足下云孫大所言第一進士子則其人不肖誠

愧孫公之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此見知苟曰

其然則足下未知之也嗟夫漢

闕

有言曰公知其一未知

其二此言雖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功之於僕可謂知其一也淡矣可不念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不啻豈一二而已哉慎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視水一尺則不能見其淺淡何則所賦者異也曩時與孫考功無里閭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接躡無情之路迴必斷之明懷恩下隔於至公而見遇盡關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知己非心期之知己故曰可謂知

其一也丈夫生遇昇平時自爲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  
助人主視聽致俗雍熙遺名竹帛尚應優遊道術以名教  
爲已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豈直以辭場  
策試一第聲名爲知己相期之分耶若由此見知僕不才  
者幸嘗遇賞於孫氏瑣瑣之文何足枉二賢溪顧哉足下  
蘊邱明之恥資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國史誠朝之得  
人竊爲足下重之斯未易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之明後  
來諸生固無借其一字然受金於呂氏之藏者不可謂之  
秦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存目想行已十年時命不

貸所懷莫就而朋從之間或謬見稱說亦何知足下不緣此見訪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己未始或移於足下矣非曰能爾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亦已熟矣今朝野之際文場至廣揆藻飛聲森然林植必也扣精微於賞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之科如僕料得足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爲升足下堂而未入於室也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舊屈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司業古成均之貳學政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敏德謀猷長世

者曷嘗不就學校而本風化耶梁代劉嗣芳自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於時物議以爲妙選近高宗朝樂安孫公以宰臣之重再轉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今來擢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遷會府典綸誥而掌銓衡一履學官便爲屏棄雖不足以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情積習可不謂然乎頃在洛中聞足下初出南宮僕惕然不樂尋知足下載司東觀又翻然以喜王綏有言國寶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寶此之謂也夫人生相知亦有運命在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豈人事也以足

下陵戾青冥漸漬恩渥雍容壁沼之觀耀映石渠之府而  
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況乎淪厭盛時悲涼壯歲宿心  
有在得不爲先達論乎臨書耿歎不知自己惟足下實深  
諒之今請以一世浮沈之端一身能否之效從始至末仰  
訴知音言而不應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有梁支孫系祖  
司徒鄱陽忠烈王追蹤二南邁德荆郢有子四十人俾侯  
錫社人卿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第三子侍中懿惠侯  
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兗州緣淮南軍遺愛在人詔  
學士謝蘭撰德政碑文長子山陰侯儒術精博世有盛名



隋代山陰第十一弟常侍君才標清峻見崔子發齊紕陽玠著談數亦稱俊爽而有才辯隋開皇中徵爲東宮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以再從姪齊王諮議府君爲後則小人曾王父本則惠侯第十七弟太尉宜豐侯之後太子太保梁安公之孫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梁季迹光五史分載南北安公以前代宿德再綰台傳於義寧武德之間同堂兄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迹終古蕃盛莫之與比貞觀之後羣從彫零垂拱以來無復大位越敬王之圖匡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武氏舊業邠岐

一朝瓦解內弟琅邪王仁簡標列傳贊備昭事迹家君子  
少丁家難辛苦百罹事繼親長異母弟育孤姪以孝友聞  
於姻族僕生於汝潁幼而苦貧孜孜強學業成冠歲射策  
甲科見稱朝右當此之時爲奮筆飛鸞鳳摛論吐雲煙明  
主可正議而干羣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損一日年貶一  
年蹉跎半紀乃殊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不覺氣之交胸  
從來事業復何所用未可爲不知已者論也僕平生屬文  
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況  
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志哉而時議喧喧輒復見

數亦嘗標獎恩於銓庭振塵聲於輦下而今拙句尚在人  
口已云再矣復何補於淪棄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  
物以僕之直道干時取捨之端理關於一試由來賞待亦  
云乎不薄而壯年志氣盡此一行時耶命耶若此之甚也  
又溺志著書放心前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  
未知得時用茲措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毀豈若是也惟疾  
之憂寧逃罪乎僕從來宦情素自落薄撫躬量力栖心有  
限假使因緣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陪侍從近臣之列以箴  
規諷諫爲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以潤色鴻業決不能

作擒姦摘伏以吏能自達耳況乎累土之漸升天無階自  
經窘蹙千端萬緒方欲議一官之資勤歷政之效信茲課  
最跂彼京畿不二十年未免斯厄舉足踏坑穽揮手挂網  
羅摧折庭臣之威誼歟卒伍之役捨長用短雖智何爲安  
見鼓鐘可樂便將饗爰居以愁也近日見苗侍郎乃云以  
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異時大用不繫於此得會當再發  
方成一舉嗟夫以文體爲言則爾而一身自卜且又不然  
何者僕向時之試非不工也苗公之言非不知也以得便  
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極卒孤始望自茲以外更安可

金史卷之八十二  
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好經術之外略不嬰心幼年方  
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不異  
由是心開意適日誦千有餘言榷楚之威不曾及體有時  
疲頓卽聊自止息不過臨池水視遊魚耳頃來志若轉不  
耐煩觀圍碁讀八分書亦憤悶除經史老莊之翫所未忘  
者有碧天秋霽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間進評古賢論  
釋典已又酒性不多涓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在終席雖  
體氣薰薰實如困憊而中心醒悟了無惑焉常時知故以  
此見寡三杯之餘則任意縱誕就閒窗或屏風間曲肱岸

幘怡然自處或經過廣座稠人之中綺筵四匝珍羞盈品  
爽心翻然有時閣箸若乃箏歌亂奏繼以舉白博奕樗蒲  
呼梟爭道優姬艷伎諠雜左右易貌變聲千態萬曲卽嗒  
然氣盡無所覺知心識低徊魂動神撓但思臨長風一大  
叫耳雖復卻昭子之驚楚奏夏仲御之逃越巫何以加之  
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好相背責與悶相成寮列不諳  
悉異之又以爲務恃文詞傲弄當世同聲悉疾何地自容  
可歎息也直性褊中少所容忍於心不愜未曾勉強昔常  
話文章得失論姓氏臧否忤人雅意累悔無及友生邵軫

深以爲言四五年來絕無此過終朝杜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答必不能矯情飾理雷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眾雖三五至交才名久著一參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捨義重權小人跨躡便成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求附會守初心則嫌猜頓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丈夫行已三十年讀書數千卷尚不能揣摩裨闔取權豪意旨況復終年怏怏折腰於掾吏之下哉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旣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

史記而作春秋託微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  
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有漢之興舊章頓革馬遷唱其  
始班固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複而雜其體漫  
而疎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  
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  
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敦簡要其迷固久非可一二言也僕  
不揆願嘗有志焉思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於漢  
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應正數者舉



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爲放命昔荀仲豫袁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驚鑿齒幾原叔庠繼踵於宋齊之間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錄雜諸家之說著三十家春秋泰清之季金陵板蕩元帝嗣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略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原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氏則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

志創於君樊蔡學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  
略一家亦行於世秦趙涼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  
聞焉爾自漢元卒於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填委編年之作  
亦往往而聞其間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偽之  
鋒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云雄鋌獨斷抑非諸君  
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綆短汲澁加之數年可以集事嘗  
願得祕書省一官登蓬萊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之秋  
使孟浪之談一朝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命非一途  
豈必繫心翰墨爲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

功其次立言立言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所存正爾不能自己也豈求見重於千載耶校理是司於今絕望刊削之志事卽都損矣聖朝官人宜求稱職使道皆適務時無棄能何須銓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二十六日拜謝闕庭邇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東行久不能斷夫人與不見於胷中由此致淹泊耳幸足下勿謂僕爲後輩一生聞其小有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觀其談說也僕過於足下豈徒伯喈王粲之嘉會子產延陵之脗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亦不爲

遼濶也況契心期於俯仰之頃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略不苦思惟專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手筆冀流傳於人世所以援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餘言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知殊翦截之清詞長謬悠之曼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課之善士之託於知己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間於夙期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謀故此書之禮過於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

而名位是務足下之趨風者多豈惟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眾豈獨一韋夫子乎足下必不以爲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頓風流之雅躅乘躡履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答誠貺旣奔足下不暇豈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未相借請見還此本謹俟燒焚無爲輕置蓋覩使識者一窺齊楚交失非古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雜詩五首謹以奉投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穎士再拜

與從弟評事書

朝得書爲正不佳又前意已決難作移改是以又不報吾

素志疎野平時尚不求仕進況今豈微榮祿哉前赴牒追  
者蓋爲三道重權冀以疇昔厚眷計議獲申惟薦羣才庶  
其裨益今旣一言不見預一士薦不行方復規求一中下  
郡佐而利其祿秩豈在意耶況馬墜所傷全未平復方恐  
便廢自是棄人才旣不足採而加此疾苦更不復力强耳  
韋二十五與弟昨言中丞必須相然始下筆才非樂生不  
望擁簪志力弊困未堪詣府日日如斯與斷莫定來中丞  
便至責其違闕乃罪不可料何負使司作此相陷古人有  
言冠一免豈可復加於首吾計決矣之死矢靡懼弟無惑

焉再申意二十五官無爲咄咄見逼也爲胷中最傷心力  
甚弱書數行便不能仰視昔不因子致跌闕交遊早識中  
丞今海內未靜之秋加之患疾傷損不蒙恩恤過秋羈迫  
亦知命矣吁何道哉

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某惶恐叩頭使君公節下小人以蹇淺之姿承命下吏常  
懼罪戾仰負仁明勵茲駑拙兢惕不暇安敢謬持文翰祇  
冒府庭濫巴歛之末音覬牙曠之清聽豈惟取笑僚友知  
其不然故亦退慙虛薄非所敢望今則沒階屏氣心膽戰

越竊有短詞願聞於節下執事者理或至切情所不堪誠以仁賢措心名教有地敢布四體伏惟明公圖之某家自周齊業傳清白先人以文學政事任尚書郎門緒不昌幼集荼蓼詩禮之訓襁褓無追顧復之恩縞練仍失顧瞻兄弟童丱五人所不隕滅實同形影少賴餘蔭免從庶役或以進士或以明經二紀於茲畢參官序雖青紫之望有限登天而箕裘之業幸微墜地豈圖家不悔禍釁罰仍鍾累年以來凶險荐至兩兄一弟殂謝連及孀孤空室苦蓋在庭故不忍聞今在備見誠宜泣血私第移疾公門胡復心



顏以冀榮遇所不爾者亦惟明公哀之重以諸姪藐然三  
喪在殯邱封未兆凍餒是虞匪伊薄祿云何取濟今歲時  
獲便龜策告從此月之交計發蒿汝季弟傭官越在東吳  
千里而遙三月不至興言主辦捨某而誰感念存亡觸目  
纏迫詩不云乎死喪之威兄弟孔懷禮亦有之祖於庭葬  
於墓所以卽遠也人道之終此日而畢天倫宗戚豈可輕  
忘守官次則情理頓虧越私哀則簡書是懼龍鍾荼苦畢  
備於茲伏惟明公嘗以雅望忠誠弼諧聖政朝廷故事臺  
閣式瞻仁恕之風被於列郡儻或窮誠見遇微物感通許

以假歸申其永慕生死骨肉實賴明恩所不敢言斯豈獲  
已況宛葉汝潁密邇山川往復之期旬日以冀奔走之事  
豈乏差池某頓首謹言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颺鳴  
葭浮甘瓜清泉齋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  
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  
矧乃日清明時升平畛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  
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

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歡濠梁重莊叟之興相與  
矯翠帝騰清波紅妝屢舞綠醕徐進管絲迎風以響亮士  
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  
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遊泳其思夫闕塞崇萃昆池  
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  
他鄉之勝事云爾

陪李採訪泛舟蓬池宴李文部序

聖后欽明天工愍恤人瘼罷前監郡仍昔按部其爲寄也  
大焉若乃池梁虛城浚都舳艫萬里闐闐千室通邑之尤

也東至於河西至於海亘長淮而彌甸服方域之雄也牧  
守之任循良之選豈易人哉今茲春歲聿旱人咨荒歉朝  
廷慮東方之耗數也愼簡大賢而臨蒞之明詔乃下俾鉅  
鹿守李公往焉亦旣褰帷零雨其祁矜人廕庥貴耀日衰  
被青徐而周兗豫有政刑矣已而襄國士女結去思之怨  
大君愍然又命公族之良前文部侍郎東陽繼焉擅文儒  
之俊所以司綸翰兼銓尺矣韞戎略之權所以參簡稽貳  
麾節矣登朝而備履清貫出守而再踐名邦其鎮撫斯境  
式慰饑渴宜矣秋九月鉅鹿舟興次於是都明使君客焉

懿夫尊卑有序敦晉鄭之好前後斯謠美召杜之德溫溫  
二公善可知焉越三日宴集於南亭具水嬉也出層城橫  
通川迴環里閭曠望郊廛抑抑威儀徒馭如馳人導馬隨  
以至於蓬池矯翠帟登畫鷁揖讓有禮獻酬無斁威哉赫  
乎方伯所以饗邦君也爾乃洲島迴互林亭蒼鬱天海清  
平豁若萬頃澄湛乎其間紅蕖照灼綠菱搖漾淺草細萍  
往往聚生邀魚舟望白鳥江湖勝勢去去非遠旣而涉則  
在岸泛則在流珍羞間海陸之錯妙舞應荆吳之奏參差  
逶迤笑語忘疲亦千古一時也晚林未疎隄草更綠輕雨

泛灑微風清潤泝洄淪連終日夕焉二公喜昇平生至樂  
歡然有命賦詩客有欣遇二府筵賓筵之末從事斯文爰  
操簡請同賦四韻嗣於國風之後焉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  
文足以標絕唱淡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  
其培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  
息此其分也繫明代擇人宐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  
鑿杓靡圓方之歎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

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鸞鷟  
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  
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慍不形  
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  
道非裨闔交無荐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  
爲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  
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詞悲歌吾乃  
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況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  
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爲魯衛之國會是共祖不

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歎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蓬池禊飲序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微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



二三賓客帳飲於蓬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  
迄潏潏右滙郛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  
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卽爲  
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錕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  
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  
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閒翼翼闐闐以稅駕於東  
焉然後降春流颺彩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  
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於已酣於未歌樂只賦旣醉坐  
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

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  
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四目錄

王維一

白鸚鵡賦

代陳司徒謝敕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賀古樂器表

賀元元皇帝見眞容表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門下起赦書表

謝除太子中允表

謝集賢學士表

謝御書集賢院額表

爲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爲畫人謝賜表

爲曹將軍謝寫真表

爲幹和尚進註仁王經表

爲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爲僧等請上佛殿梁表

責躬薦弟表

請施莊爲寺表

奉敕詳帝皇龜鏡圖狀

帝皇龜鏡圖兩卷  
今簡擇訖進狀

請回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四

王維一

維字摩詰太原祁人徙河東開元九年進士歷右拾遺三  
遷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爲賊所得僞  
病瘖拘於普救寺迫以僞署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  
所爲凝碧池詩聞於上肅宗嘉之會弟縉請削已官以贖  
兄罪乃責授太子中允乾元元年轉尚書右丞二年卒

白鸚鵡賦

以容日上海孤  
飛色媚爲韻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

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夫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  
狎蘭房之伎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  
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而非匹  
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鵬於池側  
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  
懷恩無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  
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  
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筐之可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  
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

紉質彩奪繪衣淡籠久閉喬木長違儻見借於羽翼與遷  
鶯而共飛

謹按本限八韻賦止  
五韻郝名遠作亦同

代陳司徒謝敕賜麟德殿宴百僚詩序表

臣某言支使某官奏事迴伏奉某月日手詔賜臣以皇太  
子所寫聖製麟德殿宴百僚詩序日月揚光風雲動色捧  
受之次震駭失常臣某中謝臣伏以經天緯地者聖人之  
文多才多藝者元良之美逖聽前修旋觀往冊考論盛德  
罕見全能故漢后詠歌有乖雅頌之旨周儲聰哲不聞翰  
墨之妙伏惟陛下道洽帝堯文超繫表體陰陽之變化與



雲漢而昭回皇太子德邁生知學資聖訓掩鍾張之筆札  
並虬鸞以飛動臣特承湛恩荷此殊錫集榮光於外府啟  
重寶於私庭班氏賜書既甚懸隔馬卿視草曾未比擬又  
臣所獻奉和詩事等賡歌情同率舞濫吹之音謬塵於天  
聽踰涯之賞忽降於絲言豈臣微力所宜負戴非臣捐軀  
所能效益無任榮荷感惕之至

賀古樂器表

臣維言伏見今月七日中書門下敕牒道士申太芝奏稱  
伏奉恩旨令臣往名山修功德去載六月二十日於南海

葛洪居處至誠祈請中夜恍惚見一老人云是茅山羅浮  
神人常於七曜洞來往昔曾於九疑山桂陽石室中藏天  
樂一部歲月久遠變爲五野豬彼郡百姓捉獲汝可往取  
獻皇帝每祈祭但依方安置奏之卽五音自和天仙百神  
應聲降福所求必遂壽命延長臣奉神言卽往桂陽尋問  
百姓云天寶二載村人常見有五野豬逐之便走入石室  
就裏尋覓化爲石物五枚眾共驚異臣取以扣之音律相  
和與神人言不異今將奉進者臣聞陰陽不測之謂神變  
化無方之謂聖唯神與聖感而遂通伏惟開元天寶聖文

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居皇建之極中得混成之大道奉先  
天之聖祖元化協於無爲育率土之羣生至仁侔於陰陽  
然猶精意不倦聖祀逾崇遍禮羣仙思祐九服故得龐眉  
皓髮遙同入昴之人眞訣元言來告馭風之客棲身七曜  
以俟唐堯藏樂九疑不傳虞舜留茲石室思獻玉墀憑野  
豕以呈形表洞仙之屬意且神物思變古亦有之龍躍平  
津實爲寶劍鳬飛葉縣空餘素履器非上品人纔下仙猶  
能精誠聿修神變浚若沉殊庭致貺天老效祥願授至尊  
以享上帝亦旣考擊動諧律呂韶濩慙其九奏雲咸失其

八音翠鳳入於洞簫殊非雅韻朱鷺傳於鼗鼓敢比仙聲  
天地同和神祇降福無窮之壽永撫寶圖無疆之休以康  
庶績實由至德斯感大道元通神人親告於休徵靈仙不  
祕其空樂稽之古昔實未見聞臣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  
抃舞不任踴躍喜慶之至

賀元元皇帝見眞容表

臣維言伏見中書門下奏上黨郡奏啟聖祖大道元元皇  
帝玉石眞容主上聖容今月十五日三元齊開光明其日  
戊後道士陳希玉等十三人同朝禮見內殿有光非常照

耀及開殿門其光彌盛滿堂如晝久之方散其時檢校官及押官等皆共瞻覩者臣聞仙祖行化真氣臨關聖人降生祥光滿室固知仙聖必有景光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大道爲心上元同體挾風雲之質敬想猶龍寫日月之儀欽承大象仍迴舊邸以奉清都真容聖容旣明四日照殿照室忽類三光藥宮自明初謂上天無夜桂殿如晝還疑就日而朝琪樹韜華瑤池奪映實由陛下宏敷本際大啟元宗明君潤色於真源聖祖和光於帝載表文明之在御六合以清知臨照之無疆億載多

慶臣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抃舞無任踴躍喜慶之至

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

臣維等言伏奉中書門下牒伏見絳郡太平縣百姓王英  
杞狀稱去載七月於萬春鄉界頻見聖祖空中有言曰我  
以神兵助取石堡城當時具經郡縣陳說並有文狀申奏  
訖今載正月又於舊處再見云我昔於梓州威洞造一龕  
尊像在獨坐山東北公成山左側年代已遠其處傾陷像  
在土中可報吾孫令人往取斯乃蒼生之福國祚無疆者  
近奉進止差直省往彼求覓昨見梓潼郡奏稱去載某月

二十六日郡縣官吏並道士父老百姓等一千餘人與直省李萬德依此尋求其日諸山盡皆晴朗惟公成山上雲霧暗合遍尋不知所在遂結壇齋戒祈請經宿至二十七日辰時有五色雲見於霧合之處遂卽分人子細尋覓乃見山半腹有少土傾處其上竹樹非常蒙密並見一石角出土一寸便穿掘深三尺已來乃是一石龕龕中有尊像一左右真人六並師子崑崙各二遂以水洗沃儀相儼然事實吐符並如真誥其石龕重大非人力所能運轉今於龕上造屋宇便差精誠道士三人專修香火供養謹畫圖

奉進者臣聞元德升聞與至降監必錫靈貺彰厥有成不  
祕祥符昭其克享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  
帝陛下以道理國以奇用兵先天而法自然終日不離輜  
重故得仙君居九霄之上屢降中州聖祖在千古之前還  
臨後葉視之不見者今見聽之不聞者今聞仍敕神兵以  
助王旅天丁力士潛結鵲鵲星劒雲旗暗充貔虎遂殲逆  
命之虜果屠難拔之城加以言必有徵德無不報指尊像  
之所在爲寶祚之休徵周流六虛言於晉而驗於蜀混成  
一氣出於有而入於無未達齋心初迷三里之霧旣符真



氣俄成五色之雲山腹洞開仙容儼若萬物今覩千劫未  
逢昔河啟綠圖山輸元女尚謂得天之助藏爲受命之符  
況眞誥人聞聖容神造照臨下土不住大羅之天保佑羣  
生爰啟小有之洞實感明主縮地而來豈比漢時乘空而  
去元后欽崇之福遠至邇安聖祖昭報之心天長地久臣  
等限以留司不獲隨例抃舞不勝踴躍喜慶之至

門下起赦書表

伏奉制書如右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奉天之時以行春令  
體元作則惟聖裁成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陛下道凝庶績功深廣運極孝敬於至誠致雍和於允穆  
狹其祝網陋彼畫衣寧失不經況乎輕繫大赦戮餘之罪  
益寬流宥之典人謂無冤何如捨而不問殺而有禮豈若  
至於無刑加以親減庶羞無祭肺之膳下除冗食贍餬口  
之人買櫝設榻藏彼無歸之骨歲取畝收本乎盡徹之稅  
巨猾止於一惡貧人免於十夫思折券者寬其暴征嘗書  
勲者貫其宿負道德齊禮成其有恥之心悔咎思愆開其  
自新之路道之一變將使比屋可封守在四夸庶夫外戶  
不閉風俗忠厚禮讓興行六府孔修萬代永賴臣等忝居

門下不任鳬藻抃躍之至

謝除太子中允表

臣維稽首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太子中允詔出宸衷恩過望表捧戴惶懼不知所裁臣聞食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孝德動天聖功冠古復宗社於墜地救塗炭於橫流少康不及君親光武出於支庶今上皇返正陛下御乾歷數前王曾無比德萬靈抃野六合歡康仍開祝網之恩免臣釁鼓之戮

投書削罪端衽立朝穢汙殘骸死滅餘氣伏謁明主豈不  
自愧於心仰廁羣臣亦復何施其面跼天內省無地自容  
且政化之源刑賞爲急陷身凶虜尚沐官榮陳力興王將  
何寵異況臣夙有誠願伏願陛下中興逆賊殄滅臣卽出  
家修道極其精勤庶裨萬一頃者身方待罪國未書刑若  
慕龍象之儔是避魑魅之地所以鉗口不敢萌心今聖澤  
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祿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  
報恩自寬不死之痛謹詣銀臺門冒死陳請以聞無任惶  
恐戰越之至

謝集賢學士表

朝議大夫試太子中允臣維稽首言伏奉今月十八日敕  
令臣充集賢殿學士擢及無能恩加非望抃躍慙懼不知  
所裁且謂之集賢非賢莫集固當宣其五德列在四科逖  
聽眾推方紆聖鑒臣抽毫作賦非古詩之流挾策讀書無  
專經之業伏惟陛下文思超則哲之后書契踰畫卦之君  
龜圖不能比其詞龍甲不足究其義聞相如在蜀畏不同  
時徵枚乘於齊惜其已老急賢之旨欲賜追鋒如臣不才  
豈宜濫吹將何以編次漆簡判定石經東堂賦詩將招不

成之罰北面待詔必無善對之才以榮爲憂席寵知懼無任感恩踴躍戰越之至謹詣延英門陳謝以聞

謝御書集賢院額表

臣維言伏奉今月某日聖札題集賢殿御書院額捧戴抃舞不知所裁竊以先聖微言前王令典所以興行禮義訓正人倫頃逆胡凶頑不識經籍恣行毀裂有甚焚燒伏惟陛下御極統天功成理定愍其墜簡旁搜古壁發求書之使置寫書之官於是九流百家韋編緗帙爛然虎觀盛彼鴻都加以親重儒門將爲教首俯題金榜自運銀鈎龍鳳

翔於烟雲日月照於天地曾無以喻誰敢強名況乎方丈之書七分入木仲將虛爲白首羲之枉在墨池將使率土之人知陛下寵茲書府普天之下敦陛下敦彼儒風政化之原實始於此臣忝編次漆簡刊校石經載光載輝誠歡誠喜

爲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除臣某官拜命若驚稽首無地臣聞洪波迅流必盪其溷穢慶雲所潤不遺於荆棘伏惟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馨香之德格於天地故指旗而黑

稷旋靜揮戈而白日再中豈臣蟲臂鼠肝所能談天述聖  
臣之本末強欲自陳擢髮數罪臣戮餘也剖心自明天知  
之矣臣素書生少爲文吏折衝禦侮幾何不亾奉法守文  
一日之長當賊逼溫洛兵接河潼拜臣陝州催臣上道驅  
馬才至長圍已合未暇施力旋復陷城戟枝义頭刀環築  
口身關木索縛就虎狼臣實驚狂自恨駑怯脫身雖則無  
計自刃有何不可而折節凶頑偷生厠溷縱齒盤水之劒  
未消臣惡空題墓門之石豈解臣悲今於抱釁之中寄以  
分憂之重且天兵討賊曾無汗馬之勞天命興王得返屠



羊之肆免其釁鼓之戮仍開祝網之恩臣縱粉骨糜軀不  
報萬分之一況褰帷露冕是去歲之縲囚洗垢滌瑕爲聖  
朝之岳牧臣欲殺身滅愧刎首謝恩生無益於一毛死何  
異於腐鼠謹當閉閣以思政酌泉以勵心親畢力於平人  
無煩八部誓不負於明主非畏四知用釋愆誅敢求課最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臣某言總管關敬之至奉九月十五日敕吐蕃贊普公主  
信物金胡瓶等十一事伏蒙恩旨特以賜臣捧戴慚惶以  
抃以躍臣幸居無事待罪西門恭守嘉謨欽承成憲王師

不戰無汗馬之勞堯屋可封何理人之有實無異效特降殊恩竊用勤以忘家志不顧命分膏草野以報萬一無任感戴戰越之至

爲畫人謝賜表

臣某言臣猥以賤伎得備眾工誤點屏風乏成蠅之巧偶持團扇無事特之能徒以職官不敢貳事顧惟時論有慚三絕伏惟皇帝陛下撥亂反正受命中興俯協龜圖傍觀鳥迹卦因於畫畫始生書知微知彰惟聖體聖臣奉詔旨令寫功臣運偶鳳翔之初無非鷹揚之士燕頤猿臂裂眚

奮髯髮衝鶚冠力舉龍鼎骨風猛毅眸子分明皆就筆端  
別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媸  
無枉敢顧黃金取舍惟精時憑白粉且如日碑下泣知其  
孝思于禁懷慚媿此忠節乃無聲之箴頌亦何賤於丹青  
宣父之似皋繇元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說無煩故伎  
之言此又一奇誠爲可尚臣得舐筆麟閣繼踵虎頭頻蒙  
獎教之恩益用精誠自勵勤以補拙雖未仙飛感而遂通  
實因聖訓況賜衣服累問官資中使相望屢加宣慰微臣  
戰灼無答恩私之至

爲曹將軍謝寫真表

臣某言天幸微臣身逢大聖得爲列卒以備戎行於臣一生已爲萬足況建旗爲將裂組受官蒙推食之恩辱賜衣之寵匹夫之勇雖不顧身長策無聞未能盡敵仰慙介冑俯愧橐鞬加以弓不重於六鈞箭不穿於七札詎中雀目誠慙猿臂以劉琨而恨小非關羽之絕倫何以廁跡虎臣儀形麟閣伏惟皇帝陛下昭格天地懸超七十二家微臣託附風雲不如二十八將而蒙垂聖旨特命圖工畫植戟之黃鬚圖石棱之紫色才如過隙顧侯已得其神不待臨

淄鄒子自知其醜豈可藏之祕府以示後人將謂飛龍之時無俟貔貅之士寵過其效力不稱恩願死藝於伏弢誓殺身於鳴轂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爲幹和尚進注仁王經表

沙門惠幹言法離言說了言說卽解脫者終日可言法無名相知名相卽真如者何嘗壞相實際以無際可示無生以不生相傳非夫自得性空密印心地見聞自在宗說皆通者何以證玉毫之光辯金口之義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高登十地降撫九天宏濟羣生濡蓮

花之足示行世法屈金粟之身心淨超禪頂法懸解廣釋  
門之六度包儒行之五常老僧空空復何語語以無見之  
見不言之言淺智勝疑冰之蟲微戒愈溺塗之象以自覺

離念注先聖微言如人

疑一作麻

何足盡思食木偶然成字豈

堪上塵慧眼仰稱聖心有命自天藏拙無地伏以集解仁  
王般若經十卷謹隨筆奉進無任慚惶然本注經先發大  
願釋第一義開不二門與四十九僧離一百八句六時禪  
誦三載懇祈俾廓祆氛得瞻慧日三千世界悉奉神王五  
千善神常衛樂土今果盪定無量安寧緇服蒼生不勝慶

躍

爲舜閭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沙門僧某等言伏蒙聖札題二大師塔額及度僧抽僧等  
並畢伏喜天心俯從人欲恩光至重抃舞難勝臣聞聖者  
正也住正法者爲聖人佛者覺也得覺滿者入佛慧伏惟  
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登滿足地超究竟天入三  
解脫門過九次第定見聞自在不住無爲理事皆如終非  
有漏復皇國而御宇尊白法以教人百穀順成六氣時若  
不加兵而賊破不擾物以人和緇侶勝緣蒼生厚幸昨蒙

書額度僧等龍騰金榜鳳轉銀鈎河漢昭回烟雲飛動韋  
誕恥其遺法梁鵠慚爲古人降出天門升於寶塔玉繩綴  
於重級珠斗挂於露盤以方宸翰實多慚德又宿修梵行  
願在法流者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冀成寶器仁  
王爲琢玉之因廣運佛心聖主受恆沙之祐沙門等叨承  
禪訓幸遇昌期御札賜書足報本師之德梵筵邀福願酬  
大聖之恩不勝戴荷之至

爲僧等請上佛殿梁表

僧某言天地之大未滿法身紺殿朱宮豈云光宅陛下尊



崇像教大捨外財白法利人黃金布地不役一人之力不  
費一家之產崇崇寶坊雲構將畢所營某寺以某月日上  
佛殿梁伏望天恩內賜一織庶使大千世界悉入蓋中六  
合人天共歸宇下然後以無礙慧大化羣物將使四生皆  
度豈惟比屋可封則中天之臺才留幻士畫雲之觀徒候  
神人以古況今前王何陋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請以聞  
責躬薦弟表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能幾何  
久竊天官每慚尸素頃又沒於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

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託病被囚不賜疵瑕屢遷省閣  
昭洗罪累免負惡名在於微臣百生萬足昔在賊地泣血  
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卽願出家修道及奉明主伏戀仁恩  
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始願屢違私心  
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  
勸有國大體爲政本原非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臣  
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  
臣卽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第一也縉前後歷任  
所在著聲臣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第二也臣頃

負累繫在三司縉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於縉一無憂  
憐臣義不如第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科眾推才名素在  
臣上臣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如第四也縉言不忤  
物行不上人植性謙和執心平直臣無度量實自空疎臣  
德不如第五也臣之五短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  
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守方州外愧妨賢內慚比義痛心  
疾首以日爲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闐然孤獨迴無  
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黃泉  
儻得同居相視而沒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

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今在朝廷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誠  
盡節並願肝腦塗地隕越爲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  
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請施莊爲寺表

臣維稽首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何堪永思  
然要欲強有所爲自寬其痛釋教有崇樹功德宏濟幽冥  
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  
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於藍田縣營山  
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行之

所臣往丁凶釁當卽發心願爲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  
陳情終日常積懇誠又屬元聖中興羣生受福臣至庸朽  
得備周行無以謝生將何答施願獻如天之壽長爲率土  
之君惟佛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效微塵於天地固先  
國而後家敢以烏鼠私情冒觸天聽伏乞施此莊爲一小  
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  
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

奉敕詳帝皇龜鏡圖狀

帝皇龜鏡圖兩卷  
今簡擇訖進狀

右某官宣口敕語看可否者臣愚何足以知謹與某等議

竊以名爲帝皇圖者蓋龜可以卜也鏡可以照也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卜後代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照後代可以知盛衰興亡故其行事似堯舜者必盛似湯武者必興似秦皇漢武者必衰似夏桀殷紂者必滅如卜之必知如照之必見故謂之龜鏡圖伏如所示之圖謂之自古帝皇圖卽可矣謂之龜鏡圖伏恐稍乖名實又多不出於正經或取諸子之說又取曹植飛龍篇摯虞庖犧讚等是一時文章之語非正經本傳之事至如堯之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舜之逐竄四凶舉十六族臣

歌九德君撫五絃等善事夏桀之瑤臺瓊室殷紂之肉林  
酒池等惡事蓋畫如此之類乃成龜鏡之圖至於伏羲生  
時伏羲之墓女媧腸化搏土爲人如此之流豈爲龜鏡若  
記帝皇之事總載無妨若爲龜鏡之圖恐須簡擇又論元  
氣已後其圖似重太初與太始無殊有形與有質不異易  
云乾元亨利貞卽未有物者乾之始也乾者元之體也元  
者乾之用也上猶道家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又近佛經八識是清淨無所有第八識卽含藏一切種  
子第六識卽分別成五陰十八界此圖從元氣已下名目

稍多臣識用愚淺不知忌諱敢率鄙見無任戰越伏惟聖心裁擇謹狀

請迴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右臣比見道路之上凍餒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溝壑陛下聖慈憐愍煮公粥施之頃年已來多有全濟至仁之德感動上天故得年穀頗登逆賊皆滅報施之應福祐昭然臣前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兩任職田並合交納近奉恩赦不許併請望將一司職田迴與施粥之所於國家不減數粒在窮窘或得再生庶以上福聖躬永宏寶祚仍望令劉晏



分付所由訖具數奏聞如聖恩允許請降墨敕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右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別恐難再見匪躬之節誠不顧家臨老之年實悲遠道陛下均平布政中外遴選尚錄前勞仍收舊齒使備顧問載珥貂蟬趨侍玉墀從容瑣闥不材之木跗萼聯芳斷行之鴈飛鳴接翼自天之命特出宸衷塗地之心難酬聖造不勝戴荷踴躍之至